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

2011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下)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

[云南大学]徐尽逸《乌鸦》

[西安科技大学]冯桂平《高山女人》

[广西师范大学]韦施伊《十八相送》

[江西师范大学]周 兴《归去来兮》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郭 悦《韩熙载夜宴》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胡 浩《死国》

[贵州省铜仁学院]陈光荣《青龙》

[大连理工大学]王晓雪《如果花再开》

[大连海事大学]姜书航《纪录片》

◆ 漓江出版社



2011 中国高校 文学作品排行榜

小说卷（下）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 漓江出版社

杨 梅 花 开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陈晓泓

五月的雨淅沥沥地下着，雨水顺着古老的屋檐滴滴答答地敲打着光滑却不平整的门槛石。祖屋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岁月碾过的墙壁斑驳地露出那些松散不堪一碰的红土，零碎地落满墙根。前厅屋顶早已坍塌，连着天井裸露在灰黑的天空之下，多日来的雨水把前厅和天井里的花草洗得格外鲜明，明亮亮的红花绿叶刺破了这片宛若傍晚的灰色空间。

阿清撑着小伞，提着一小篮杨梅从大门进来，穿过前厅和天井，在后厅停下来。篮子被鲜绿的山草盖着，缝隙里露出一颗颗红得发紫，饱满多汁的杨梅。

“奶奶，我爸挑了这些很甜很甜的是给你吃的。”

奶奶笑咪咪地接过那篮杨梅，挂在了十几盆兰花上面的那根横竹竿上。奶奶多年来都是喜欢吃杨梅的，就算牙齿已经掉光，装上了假牙也并不妨碍奶奶对杨梅的热衷。奶奶常常洗了一碗杨梅，眯着眼睛慢悠悠地吃着，然后小心翼翼地吐出一个个杨梅核，生怕把牙齿也吐出来了。阿清吃到牙齿酸软的时候，就会羡慕地看着依然吐着杨梅核的奶奶问：“奶奶你没牙齿，不会牙酸吧？”爷爷常常在一旁打趣：“你奶奶怎么叫没牙齿呢？你没看见她那口牙齿多整齐洁白，比你的还好看呢。”阿清那时换在换牙的时期，拔掉的门牙尚未张齐，一笑就出现一个黑洞。奶奶这时常笑咪咪地说：“阿清的牙齿还没长好。”

白银村是个多山的村子。漫山遍野都是亚热带郁郁葱葱的植物，除了柿子，油柑和橄榄这些野生的果子，还有就是村人漫山遍野种植的杨梅树。五月的第一场雨之后，杨梅在雨水的滋润下一改原来的青涩，盈润饱满起来。五月是雨水涟涟的季节，白银村在雨雾中格外宁静，寂静的山谷间飘荡着杨梅的芳香。山路泥泞，山花孤寂地开在山壁上，姑虎鸟一声一声地哀鸣着，杜鹃偶尔附和着，农民



戴着斗笠，扁担两头各挑着几篮子杨梅穿行在山间的雨雾中，孤独而不乏诗意。

四月底，经过白银村你会看到村人已经把挂在屋梁下一年，早已落满尘的杨梅篮子拿出来，放在阳光底下晒着了。家家户户都有几个到几十个不等，大大小小的杨梅篮子。每年杨梅成熟的季节一到，平日山谷间那张寂静的网就会被孩子们相互吆喝的声音硬生生刮破，突然掺进不属于山谷的人气。雨雾包裹着的杨梅总是那么让人不吝惜自己的牙齿，甜中隐隐透出丝丝酸的杨梅最终又会让人们在晚餐上突然钟情于豆腐。

阿清在饭桌上跟奶奶嚷嚷着：“阿嬷阿嬷，我的牙齿酸软，连喝粥都软啊！”

奶奶笑咪咪地取笑阿清：“你看你贪吃吧，我说不让你吃那么多杨梅的你还吃。”

杨梅成熟的季节，大家都忙着收获杨梅，卖豆腐的三松比任何人都忙，他也要忙着采杨梅，但除了采杨梅他还得做比平时更多的豆腐。

三松嫂每天早上都没有睡懒觉的机会，来买豆浆的人一早就“咚咚咚”地敲着门了。村人都不喜欢买现成的豆浆，说是稀得像水，没豆浆味儿。所以，三松嫂家的生豆浆备受村人喜爱。街坊邻居每天早晨都来端一碗生豆浆，回家自己煮去。三松有两个女儿了，三松嫂是小学里的语文老师。这一家子日子过得挺安稳的，遗憾的是少了个儿子。在这个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在老人家的思想里依然根深蒂固，所以三松嫂对着婆婆的埋怨没有任何反驳。其实，她自己也很想有个儿子。三松嫂才三十岁，在家时穿得跟随意而不邈邈，去学校给学生上课就盘上长发，干脆利落。三松嫂家里收拾得妥帖干净，买豆腐的人吃得放心，大家都觉得爱干净的人不做脏东西。

阿清走到巷口，撑着朦胧的睡眼，伸出一个碗给三松嫂。“阿嫂，要一碗豆浆。”每天倒豆浆的活都是阿清做的。

阿清和爷爷奶奶住在祖屋。爷爷奶奶原来和儿子住在一起的，后来屋后修了一条马路，夜晚货车轰隆隆地疾驰而过，总是震得玻璃发抖，把爷爷奶奶的梦也震碎了。爷爷奶奶觉得靠近马路实在太吵了，不适合老人家休养，就想回祖屋住了。

爷爷的儿子们找人帮忙把祖屋修葺一下，爷爷奶奶就住进来了。村里的老屋子都是建筑在半山坡上的。祖屋坐落在那片古老的屋子中间，安静地半山腰上渡过每年淅淅沥沥的雨季。半山腰上的巷子，都是由一块块原始的石板砌成的，多年来与鞋底摩擦已让石板锋芒崎岖不再，变得圆润光滑。阿清的爸爸觉得老人家爬石阶总是不方便的，就把阿清发配到爷爷奶奶这边，方便爷爷奶奶需要买生活用品时可以使唤。那时阿清读三年级。

村里的人大部分已经住到新屋子去了，半山腰上的老屋子仅剩那些尚未建得起新房子的人家和一些孤独的老人。这条小巷的人家还算多，有十多户人家。平时那些老人家吃过饭总要过来和爷爷喝茶。阿清也喜欢混在茶客中间，边喝茶边听大人那些悠远的故事。没有下雨的夜晚，爷爷把茶座搬到天井中，茶香四溢，阿清很喜欢躺在竹摇椅上看着漆黑的夜空星光闪烁。微风吹过那些花草，隐隐有暗香浮动。奶奶讲的故事也总是迷离闪烁，像那些星星。

阿清每天独自穿过小巷去学校，上学，放学。

经过小巷中间，阿龙家的阿婆几乎会风雨无阻地坐在她家那个黑兮兮的屋子门口对面的破门槛上，无一例外地向每一个路人问“现在几点？”

阿清第一次经过这里时，被阿婆吓得失魂落魄。

冬日的清晨暖洋洋的，阿清第一次没有跟着伙伴们，一个人去上学。这条陌生的小巷有很多房子都是已经坍塌了的，没有行人的清晨弥漫着一种寂静恐怖的气氛。阿清数着石块蹦蹦跳跳地走到巷子中间时，看到前面有一个老人坐在破旧房子的阴影中，似乎在等待屋角的阳光爬到她身上。阿清没在意。

经过黑影前面时，突然一个黑溜溜的拐杖伸了过来，伴随一个冰冷的，嘶哑沉闷的声音：“现在几点？”

阿清转身看见一个满脸黑斑的老人，僵硬地瞪着她。老人的眼睛空洞无神，有点灰蓝色，浑浊不堪，微微张开的嘴巴露出没有牙齿的粉红色的牙龈。阿清被这恐怖的脸孔吓得失神了，过了一会儿猛然打了个寒颤才放声哇哇大哭。清脆的哭声划破了小巷的宁静，爷爷听到哭声赶了下来，看到阿清站在阿龙家门前就知道原因了。

爷爷跟阿婆说：“桂枝嫂，小孩子没见过你，胆子又小，你跟她说话不要太凶。您还是回屋吧，这外面冷。”“现在几点？”爷爷无奈地说：“您知道几点也没用啊，小孩子都去上学了，你家阿龙要回来了。”阿清看着爷爷跟恐怖的阿婆说话，确定了这个老人也是一个长得难看的老人而已，不是妖婆或者巫婆。

爷爷让阿清不再怕阿龙他娘了。阿龙已经六十多岁了，靠着一山杨梅过日子。杨梅尚未成熟的季节，阿龙每天都蹲在山上侍弄杨梅，除草施肥，顺便砍些枯树干枝当柴火。早晨阿龙是不去山上的，去田地里浇菜，那几棵菜都是种来给自己家吃的，一般都是能够煮得烂，阿婆吃得下的白菜。

阿婆已经八十多岁了，和仅有的儿子阿龙住在这里。每天阿龙早上会拔几颗鲜嫩的白菜回来，烧开那口熏得黑亮的锅，煮上两碗粥，熬上一棵白菜，当早餐，吃完就上山去了。阿婆就坐在对面那个废弃的屋子前的门槛上，等待着儿子归来。阿龙已经老了，长得像颗晒干了的红枣干，干瘪矮小。这个老头儿每天扛上一锄



头，挂上一壶水就出门了。

阿婆每天都要对着经过的声音问一句：“现在几点了？”路人熟悉阿婆情况的经常笑着说：“您回屋去吧，还早着呢。”不熟悉的人以为遇到疯子，也就没理。如果有人跟她说的时间晚了，阿婆就会不安起来：“这么晚了啊？阿龙怎么还不回来啊？”

阿清每天出门都要把头伸进客厅看一下老钟，确定一下时间。出门走到阿龙家门口未等阿婆开口却都是说：“阿婆，七点了。”晚上回来不论多晚，阿清也都是说：“四点半了。”爷爷告诉阿清，要告诉阿婆只能说这个时间。

阿清在月明星稀的晚上躺在院子里的竹摇椅上，奶奶用蒲扇为阿清赶着闷热的同时也赶走了蚊子。阿清在竹摇椅上听到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从古到今都有。甚至连阿婆的故事也有。奶奶说：多年前，桂枝嫂是一个能干强硬的女人。在生产队里她是出了名的能干，抵得上男人，而她家的事甚至都是她说了算。桂枝的丈夫七碗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因为公家饭喝粥，要喝七碗才够，因此得了七碗的名字。一天，有人来村里说要招收矿工，三年里管吃管住，三年后可以得到一笔钱回来。桂枝怕名额被抢完了，就自作主张替丈夫报了名，还拿到了十块钱的定金。七碗后来真的卷上两件衣服跟着那个人走了，只是三年后没有回来，十年后没有，到现在也没有。桂枝嫂没有孟姜女寻夫哭长城的勇气，只能扛起男人女人的两个担子，在艰难的日子中遥无止境地等待着。七碗离开那年，女儿尚在襁褓中。文革时期，批斗大会对于村人的吸引不亚于一场皮影戏，每天晚饭后总要上演这么一场闹剧。桂枝嫂在村里大戏台上被戴上高帽子，罪名是卖夫。有人说她十块钱就把丈夫卖了。桂枝嫂的女儿从小就羡慕别人有个父亲，后来知道母亲卖了父亲，就开始怨恨母亲了。仇恨的种子埋在心里生根发芽，没人给她拔掉，仇恨的幼芽最终长成葱郁的大树。女儿嫁人后，再也没有回过家，尽管她也还是嫁在白银村。幸好，桂枝嫂在三十多岁时，捡到一个男婴，也就是阿龙。可能那时候的桂枝嫂已经知道女儿终究不是依靠，重男轻女的传统她是推崇备至的。现在，阿龙真的是她全部的依靠了。阿龙没有儿女，一生未婚。

那个晚上，阿清除了听到关于桂枝阿婆的故事，还听到了一个关于杨梅花和姑虎鸟的故事。传说古时有姑嫂二人，善刺绣，能把百花绣得以假乱真。但是她们都觉得很遗憾，因为她们不会绣杨梅花。传说没有人见过杨梅花，因为杨梅只在夜间开花，而且见过杨梅花的人都会死。但是为了能绣出梦寐以求的杨梅花，有一天姑嫂二人还是商量好了，在一个晚上偷偷去山上观看杨梅花。姑嫂二人到了山上，嫂子终于看到了杨梅花。事实上，植物学上杨梅花被称为柔荑花序，是很细小难以觉察的，所以农民们都没有注意到杨梅开花了。见惯那些娇艳花朵的

嫂子反而被杨梅花那些极小的穗状花迷住了，沉浸在观察杨梅花中。等到嫂子想起姑姑，才发现姑姑已经为虎所害。悔恨哀伤的嫂子顷刻间化为了一只鸟儿。为了给家人报信，只能在山上响亮凄厉地“喔哦喔哦”地叫着，其叫声在当地方言就是“姑虎”的发音，找不到姑嫂二人的家人们后来终于从其哀切的叫声中明白姑姑为虎所害，嫂子化为了鸟儿。从此，杨梅成熟的季节，姑虎鸟就在山间悲惨地鸣叫着，诉说着对姑姑的不幸和老虎的凶残。姑虎鸟向来是闻其声不见其影的，鲜少人见过。但是，听过它叫声的人都会顿生哀愁，姑虎鸟叫声很大，从第一声开始就会一口气叫下去，直到需要换气。

多年后，阿清看到有一则新闻报道福州某个居民区因为突然来了两只大鸟，叫声凄切响亮导致居民不能入睡，闻其声不见其影甚是让人苦恼。记者深入调查拍摄，原来是“姑嫂鸟”。阿清知道姑嫂鸟是姑虎鸟了。原来姑虎鸟是属于杜鹃科的一种鸟，叫噪鹃，能够一口气叫十二声，声声凄厉，而且是行踪隐蔽的，极少人见到的。

听完故事的那个晚上，阿清失眠了。阿清有点哀伤，觉得烦闷难受，不知道为桂枝阿婆，还是为着姑虎鸟。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雨季每年都如约而至。杨梅花开花落，姑虎鸟年年哀啼。三松嫂还是没生出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给婆婆看，女儿倒是又添了两个。三松嫂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干净利索了，很明显一个农妇的样子了，去给学生上课也不再挽起头发，松松散散用橡皮筋随手一扎就算了。那些老人们在近十年的风霜里凋零了，一些人家也搬走了。小巷的石板不再光滑，石缝里长出了茂密的青草，小巷到处葱葱绿绿，芳草萋萋。原来的十多户人家，现在只剩下三户了。阿清家的祖屋和阿龙家的单间老房子，和三松家的房子，分别镇守了小巷的巷尾，巷子腰和巷口。

阿清已经是上高中了，弟弟接替了阿清照顾爷爷奶奶的活儿。阿清周末就会去祖屋和爷爷奶奶住。每次经过阿龙家门口依然看到阿婆坐在那里等待每一个路过的声音告诉她时间走到哪儿了。阿婆坐着的石板依然光滑，她家门口也不长草，草儿一冒出芽儿就都被她的鞋底和拐杖镇压下去了。

五月雨季又到，弟弟带了同学到爷爷家，一起去山上摘杨梅。回去时六点多了，经过阿龙家门口，弟弟的同学有个叫猴儿的，听到阿婆的声音“现在几点多了？”没有多想就随口回答说：“七点了”

桂枝阿婆在猴儿走后一直叨念着：“七点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她越想越觉得害怕，就开始了各种恐怖的猜测。最后，阿婆决定自己去找儿子。凭着年轻时对那些山路的记忆，阿婆居然能走到了山谷口。天尚未完全暗下来，阿婆满身红



泥，像泥人一样微微颤颤地站在水库往深山的入口。路总是会变的，现在水库边的那条堤坝已经修的跟原来不一样了，虽然平坦但是轨迹跟原来大不同。阿婆当然不知道，摸索着摸索着突然掉进水库了，幸亏水库周围平时都是草地沙地，雨季漫上来的雨水还不深。刚好路过一个挑着杨梅的村民赶紧吆喝看水库的人出来帮忙把阿婆捞出来。

阿龙回家找不到老娘，就觉着糟糕了。阿婆被抬进门的时候，满脸血迹。被熏得乌黑的墙壁使屋子更加暗淡无光，没有电灯，仅有一个油灯，摇曳不定的灯光温柔地舔着阿婆血淋淋的伤口。仅有的家具是两张木板床和一张瘸腿的八仙桌，三松嫂端了些豆腐，放在那张脏兮兮的八仙桌上。从阿婆被抬进巷口，三松嫂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跟上来看。

“我去找袁医生来看看吧。”三松嫂轻轻地问。

阿婆耳朵尖，立刻“哎哎”地叫着“不用不用了，我自己会好的，万一好了就算了。”阿龙仅仅用了一些双氧水给阿婆擦了一些伤口，没有找医生。老人家怕花钱，脾气很固执，医生来了她肯定不给靠近的，这个谁都知道。阿龙只能煮了那些豆腐，给母亲喂了点豆腐当晚餐。

灯光忽明忽暗，屋子里的黑影随着飘拂不定。阿龙看着沉睡的母亲，陷入沉思。阿龙最近在进行一个计划。

村书记白吉把阿龙杨梅园的两棵大杨梅树劈了，上面来了人，选信号塔选中了那块地方。这两棵杨梅树是整个杨梅园的顶梁柱，阿龙花了多少日夜的心血，那两棵大树为他遮挡了多少年的阳光，总是挂水壶的那棵还被阿龙勒出了个食指粗的小沟呢，这树和他是有感情的，怎么能说斩就斩了呢。所以，一开始架信号塔的人来跟阿龙商量的时候，阿龙就回了一句话“多少钱都别想要弄掉我这两棵树。”现在村书记居然插手，树最后确实是给砍下来了，趁着阿龙没在山上的时候砍的。

事后，书记拿着一叠钱甩给阿龙说：“你算了，发了一小笔了。”

阿龙把钱砸了回去。

阿龙是个倔强要面子的老头儿，他发誓要雪耻，人穷也不能任人宰割，不能没了骨气。阿龙知道白银村的人对白吉都有着满腔的怨恨和不满。白吉用手段，把村里大片农田以低价租了，和别人合开了炼铝厂。现在，那些被用去建炼铝厂的地严重被污染，租期结束也不能种植作物了。村里的水质也变得浑浊，白银村到处乌烟瘴气。阿龙本来已经联合村里很多人在联名申请书上签了名，大家一致支持打倒白吉。但是，白吉的后台挺硬的。

事情弄得很大的时候，省里有人下来要采访。那天签过联名申请书的人突然

都鸦雀无声了，原来的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人都突然消失了。众人的勇气像气球，涨到一定程度突然爆炸，勇气蓦然散失在空气中。阿清的表哥白新当时也在联名书上签了字。阿龙找到他时，白新说：“阿龙老大，大家都不敢出来说，你就不要害了我啦，放过我吧，当我没签过名。”白新怕阿龙还找他，就立刻出了门，到阿清家串门去了。

记者无论如何解释和保证就是得不到大家的信任，众人最终抱着“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信念，明哲保身。记者走了，闹剧草草收场。

阿龙今晚这么晚回来，是去看白吉给他母亲做的生基了。白银村有钱有势的人也有活着就开始为自己选风水宝地，为自己做坟墓的。这样的坟墓里面自然是空的，就叫做生基。

几天后，村书记白吉的母亲的生基被炸了。大家得知这个消息都有点解恨，这个也就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话料。众人兴高采烈地谈论这件事时，那些在联名书上签名的人倒是都安静了，心里大约都是隐隐愧疚的。隔了几天，阿龙被警察带走的时候，桂枝阿婆脸上的伤口还没真正结痂呢。

不过，阿龙几天后就被放出来了，因为村书记告阿龙炸了他家祖坟，可是事实上那个生基算不上祖坟，甚至连真正的坟墓都尚且不能算。阿龙后来又得到了村里一些人的拥护。阿龙开始和白吉打官司了。村里分了三部分，一派是支持阿龙的，一派自然是书记的，还有的就是中立派了。

早晨，阿清踩着单车要去上学的时候，看见村口整整齐齐地停着六两崭新的客车，看见平日邋遢的大婶们都穿戴整齐地上了车，有点纳闷。

吃晚饭时，隔壁的丽君大婶风风火火地从大门外冲了进来：“你们今天去看打官司了没？去当书记的诉讼亲友团，包管午餐，专车接送，男人分一包好烟，女人每人二十块。我后悔我没去啊！”阿清终于清楚今早穿得那么整齐的大婶们原来都是去赚钱了。

官司打了几场，没有得到结果。阿龙倒是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因为阿龙去了省里申冤了。为了阿龙的安全，上面交代了不能监禁或者暴力对待这位已经快七十的老人了。阿龙在省那边住了一个多月。阿龙惦念着杨梅，五月第一场雨的来临使阿龙更不安了。阿龙有天晚上梦见杨梅熟透了一颗颗掉在山草丛中，姑虎鸟不见踪影但声音依然凄厉响亮，漫山遍野的杨梅等待不到主人带着杨梅蓝来带走它们，一个个饱满又红得发黑的杨梅都烂在草丛和泥土中了。

隔天，阿龙就要求要回家了。他跟官员说：“家里的杨梅熟了。我娘这一个月都由别人照顾，该我自己回去看看了。”

这一个月来，都是由巷口的三松嫂送东西给阿龙他母亲吃的。三松嫂又有了



身孕了,大概八个月了。这次三松嫂去私人诊所做了B超检查,确定是个男孩。婆婆开始不让她帮忙做豆腐了,卤水有毒碰不得。三松嫂突然觉得日子空虚起来,学校已经给她批了产假。每天她送东西给阿婆吃倒是给了她一份差事,暂且解除无聊和寂寞。

阿龙回到家果然是杨梅熟得最火的时候。多日未摘的杨梅让阿龙摘得手忙脚乱。阿龙觉得自己老了,爬树时腿脚不利索了。摘杨梅很讲技巧的,力度稍微有偏差,拿捏不好都会把杨梅碰破,一破那颗杨梅就坏了。把一颗破了的杨梅放到一篮杨梅中,买杨梅的人一般会倾斜一下篮子看一下,篮子一斜烂杨梅一滚动,汁液会粘到其他杨梅上,杨梅一旦汁液淋淋,这整篮杨梅就没人问津了。阿龙眼睛比去年更花了,摘杨梅时老是弄破杨梅。

很多天了,阿龙都得早出晚归。杨梅性急,成熟得快。不超过两个星期全山杨梅就过了收获期了。每家每户都有几个采杨梅的能手,可是阿龙只有自己一个人。

小巷落在半山腰,山顶也有很多杨梅树。每天摘完杨梅的人归去总有人经过小巷。阿婆的耳朵终于远离了寂静,又可以听到不同的脚步声了。每天阿婆依然对着脚步声的方向问一句:“几点?”大多数人不会回答,以为她是疯子,偶尔也有心地好的人看一下手表告诉她。这天,有人很晚经过小巷时,回答阿婆说“七点半了”

阿婆跟上次一样心慌意乱了。儿子离开她一个多月的那些日子,阿婆没有了等待,心里慌得很。她知道如果儿子真的离开她,她就得走了,不能再留在这个漫无天日的世界了。现在,她又担心儿子出事了,一想到儿子会比她先走了,自己孤零零的,阿婆就坐不住了。

华南地区的雨季,黏稠缠绵地让人疲惫厌倦。阿婆扶着有点湿漉漉的墙壁,摸索了一阵终于摸出了一把落满灰尘的雨伞出来了。

小巷空空的,没人知道阿婆出去了。巷口的三松一家都不在。这个小县的计划生育一向都是时风时雨的。大部分家庭都有三四个孩子,多的还有七八个。平时不抓计划生育时,干部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个超生人口交几千块罚款就算了。在重男轻女信念下,就算家徒四壁的人也舍得花那些冤枉钱了。今年计划生育抓得异常凶狠,上面的任务已经布置下来了。河水镇自己制定了奖惩方案:对于不能全面完成计生任务的村书记将坚决予以免职,村委会主任予以停职,并依法按程序予以罢免,镇包单元的领导、包村工作人员按干部管理权限予以免职,并扣发月补贴和全年奖金;对按时或提前全额完成任务的村,将给予5000至20000元重奖。如此重赏重罚之下,工作人员铁面无私。今年白银村很多家庭压力

巨大，那些超生等待生男孩的家庭更是如此。三松嫂一家都逃难去了。如果后来三松嫂知道回来是个错误的选择的可能会永远不回来吧。

三松嫂在过了半个月后回来了。那时孩子快要出生了，这一家人在娘家也住了那么久了，三松嫂的婆婆都跟过去，怕被抓计划生育的人当做威胁人质。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的，曾经为了凑够计划生育任务要求结扎的人数，干部们满村子抓该结扎的媳妇和青年。明军带着媳妇回丈母娘家逃避风头的那几天，妹妹刚好回家。抓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就把妹妹当媳妇拉走了，无论明军的妹妹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后来明军尚未出阁的妹妹就被永远剥夺了当母亲的权利了。明军的母亲咽不下这口气，天天嚷嚷着要给女儿打官司。

在狠抓计划生育的政策之下，三松嫂最后也难逃厄运，九个月的孩子是被硬逼着引产弄掉的。孩子出来时已经会哭了，只是放进了黑塑料袋子最后也没有声音了。老太太气晕了，此后只能整天躺在床上。

三松嫂好长时间没露面了，他们家好长一段时间没做豆腐了。小巷一片死寂，三户人家好像只剩阿清家有点人烟了。桂枝阿婆那天晚上出去找儿子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那晚阿龙回到家时，已经没有力气在多走一步路了。阿龙回到家，门开着，屋里一片漆黑，雨水在屋檐下不紧不慢地连成雨线，撞击到地上的石板开出一朵朵透明的雨花。阿龙冲出门口，踩着雨花不知道该问谁他的老娘去哪儿了。慌张中阿龙跑到巷末找阿清的爷爷。“大叔，我老娘她又不见了。”阿清的爷爷也老了，八十多岁了。老邻居有难帮不动了，老人家只能打电话给儿子，大家伙找了一些青壮年上山帮忙找。

清晨，人们终于发现在阿龙家杨梅山后面的那个悬崖下，躺着他的老母亲。老人家的血渗进雨季湿润的泥土里，像鲜艳盛开的映山红。雨后的蚂蚁在搬弄那些从高崖上掉下来摔得渗出鲜红色汁液的杨梅。两种同样鲜艳的红色，蚂蚁还是明智地选择了食物。姑虎鸟不知是否看到阿婆身下盛开的红花，叫得格外急切，凄厉的回音在空旷的山谷中，撞疼了山壁怒放的山花，也撞落了熟透诱人的杨梅。

两年后，阿清在一辆客车上跟司机说：“司机，我要在前面白银村路口下车。”阿清快下车时，司机笑着问：“你们白银村当年那个炸了村书记家坟墓的案件有结果了吗？我的车那时候常常被你们村书记包了接送他的亲友团。”阿清不语，笑了笑就下车了。阿清已经一年多不在家了，对阿龙的事还真的不了解。

那天碰巧同祠堂的亲族祭祖。阿清没去山上祭过祖，恰好碰上就跟着父亲去了。那个坟墓里躺着的是这个氏族最原始的祖先，阿清N代前的爷爷和奶奶。整个氏族的人聚集在那座环水的小岛上，祖先的墓前燃起了上万支香烛，看得出儿



孙众多。环视四周，东边山腰有一座很大很豪华的坟墓，墓碑大而气派，隐约看得出雕花异常漂亮，周围只有几棵树，大片树被砍开，山草被除去，种上了毛茸茸，娇嫩嫩的绿化草。

几个阿婶看着那座坟墓窃窃私语。阿清后来终于听清楚那就是书记白吉以前给他母亲做生基的地方，前不久他母亲死了，生基就真的成了墓地了。

阿清看到东边山下有几朵漂亮的野百合，就走过桥去。阳光明媚地通过树叶的缝隙掉到地上，山草莽莽。山脚下有一座半新的坟墓，碑文已经有点褪色，隐在山草丛间。阿清清清楚楚地看见阳光照耀着墓碑，上面的两个名字让她像看到熟人一样异常亲切。

两个名字，一个是彭桂枝，一个是白龙。

奶奶说在桂枝嫂死了之后，阿龙不久后就查出是癌症晚期，也死了。三松一家也搬走了。

小巷里的野草异常繁茂，爷爷常常在门口除草。阿清帮着爷爷拔草时，看见阿龙家那口被烟火熏得黑溜溜的锅依旧架在门口的火炉上，只是没有烟火。门不像以往一样敞开着，门锁锈迹斑斑。阿清想起了雨季和杨梅，也想起杨梅花。桂枝阿婆和阿龙或者都是两朵杨梅花，没有娇艳多彩的花瓣和沁人的芳香，只有小得几乎看不见的单性穗状花，花谢了，也不曾有人注意到那两朵杨梅花曾经在人间绽放过。

雨季依然会在五月如期达到华南地区，白银村山上的杨梅花依然每年开开落落。娇艳的山花依然孤单地开在岩壁上和山路边，村人在雨中挑着满满的一篮蓝杨梅穿过被雨水洗刷得红绿鲜明的山谷，踏着凄切的鸟鸣归来。年年依旧。

镜 中 人

南京师范大学/胡姚雨

本来没有必要隐瞒的。她一直觉得，隐瞒是种异常懦弱的行为。怕光，要藏着掖着，见不得人。但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比如，她去见杨一天。这有什么。本就可以光明正大告诉于志通的。但在给他发短信的时候心里还是微微犹豫了一下。犹豫的结果，是把原本的“我见着朋友了，晚些来。”改成了“今天店里生意太好。舍不得请假。加业绩的。晚些来。对不起。”心虚显而易见。还道了歉。为什么。总觉得对不起他。对不起他就道歉，道歉有用吗？肯定没用的。当然在他不知道自己去见杨一天的前提下——对，只要他不知道，到时一切就如没发生。这样的策略并不一定好，有时候却也不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她其实很想见杨一天。

到今天，5月25号。杨一天有两年没出现了。很多人都两年没出现了。毕业之后考大学的考大学，工作的工作。袁丽萍跟班上交情深的本来就没几个，毕业后就吃了一个形式主义的散伙饭。她顶着七月的太阳从酒店出来，没有告诉任何人，她以后要开始在“流金百货”的化妆品柜台开始干活了。

她本来打算告诉杨一天。杨一天在那天的散伙饭上跟她恰好坐在一起。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是她先坐下的，然后他坐过来。在自己的左边。左边的左边，是杨一天的女朋友，李梦醒。杨一天大大方方指指她，对李梦醒说：“介绍一下，她是我们班的袁丽萍。”“哦。我知道。上下楼的时候见过好几回。”当然见过好几回。李梦醒是二楼文科班的尖子生，上上下下总是穿梭在各个老师的办公室里。语文老师今天也来了。她的名声因她的长相在一楼的三个理科班里熠熠生辉。多俗气的年纪。长得好就是资本。袁丽萍从来没觉得嫉妒。只是偶尔遗憾，为什么那样的人不是自己。要是自己，杨一天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在一次吵架之后，



就跟自己分手。饭局上来了两个老师，一个班主任，一个教语文的李老师。语文老师已知天命，职业的关系，口才好。吃饭间隙时不时来几句不痛不痒的祝福，冷笑话也夹杂其间。说道大家以后不用再学语文了，就有些落寞地感叹，可别忘了我呀！是个玩笑，听着就伤感起来。其实很多人都不能忘。但是记着，又没什么用处。就像杨一天这个王八蛋。不能忘。但是，记着又怎样？袁丽萍觉得应该跟他了清界线的，所以在他喝饮料的时候，捅捅他手肘，难得想开口说话：“哎，我以后就在流金百货上班了。”没出口，李梦醒也拍拍他的手：“哎哎，帮我夹几串虾过来。那个好吃。”先照顾了家属，再回过头来，袁丽萍顿时没了兴致。就笑着摇摇头，继续吃饭。其实不说也好。何必说呢。就好像自己不那么在乎他以后会怎么样了。对他说了，他怎么反应？“哦，那里啊。”或者“为什么啊？分数不是还没出来吗？说不定你考得好。”或者直接沉默。提供给他一个将来落座的人生坐标，是还有什么企图吗？这样一想，觉得有些没骨气。喝汤的速度更大了些。淹没羞耻。

果真这两年安安稳稳下来了。化妆品柜台上的新口红出了一支又一支，颜色也是春夏秋冬跟着市场流行色在交替变换。工资是大寒天气里的湖面，丢再多的石头也是冰，不动的。这倒也没什么。她用得不多，花销够了。隔壁柜台的莉莉说，只要能找个有钱的男朋友，一切就不一样了。那当然。傍大款的心思到哪里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冬风都吹又生。奈何金龟婿永远只有那几个，你的鱼饵你的钓竿，一切都是决定成败的竞争因子。袁丽萍知道自己缺什么，奢望就少。她比莉莉大了两个月，却总觉得自己比她老了四五岁。

莉莉照看的柜台比自己的要朴素。当然，是颜色上的。她那一半摆得是乳液修复液护手霜美白霜一类。白色居多。花哨的包装少。花哨了就俗，跟人穿衣服是一个道理。莉莉还没到明白这个道理的年纪，所以日日换新，胸前总印着几个明星头像，脱下工作服就能看到。袁丽萍不一样。她直接穿衬衫来的。白衬衫。干练简洁。无欲则刚让她变得有些冷然和矜持。她话本来就少。口红也不是靠嘴唇子一路推销出去的。颜色好看、般配，自然有人买。女人对待自己，都是一根筋。你推荐地多，就显得假。卖不出去，才急着给我。是不是？所以沉默是金。顾客一来，从朝天炮一样威武竖立在柜台里的口红阵队里拿一支，在虎口上划下一道痕。颜色行不行？——真不错。——不行，太年轻了。那再换。这个好。其实色差不大的。就是感觉。对，就是感觉。袁丽萍有时就隐隐地想起杨一天。

那天莉莉贪嘴，来的时候吃了不干净的路边小炒。急急忙忙换着衣服走到柜台后不足十分钟，胃疼了。起先还不厉害，后来脸色也白了。袁丽萍包里有药，她胃也不好，常备着预防。拿出来泡了冲剂，喝了，还不行。说想拉肚子了。夹

袁丽萍顾着。一去半小时。发了短信来，实在不行了，要上医院。袁丽萍叹气。回说你在哪，我带你。——不用了，我自己打车。你帮我跟上头请假。麻烦了。莉莉走后袁丽萍一个人站在那里无所事事。白天跟晚上是没法比的。她摸出自己包里那面圆形小镜。就着柜台的高度自己打量自己。看不到全部，就想看看嘴唇。她的嘴唇并不丰满，因为唇线明显，这样看过去就常常令自己讨厌。形状显得有些笨拙，笑起来，是硬邦邦的感觉。但红艳。不自然的红艳。自己弄的。几年的习惯了。没事就用手撕嘴皮。一条一条，剥橘子皮似地。有时候剥得顺，从左到右连着一整条，乳白的嘴皮在指甲上蜷成一条，嘴上蔓延一股火辣辣的痛，淋了一层热油也似。连吃饭都要撅着嘴。碰不得咸酸辣烫。全怪自己。可是改不了。真的改不了。吾日三省吾身。两省用来自我批判外加坚决改正。效果永远惨淡。也就由着了。开始的时候，母亲还会严厉批判。不用说的，用针头，用布尺。那只手撕的，伸出来。扎指尖，打手心。记不记住？还撕不撕？还挖不挖？一次两次成效显著。再三就疲了。抗体越来越多，对疼痛慢慢习以为常。就好像撕嘴唇时候哗啦一下的热辣一样。能忍。还享受。袁丽萍自己觉得，这恶习的产生，冥冥中有难言的深意。

来了客人。在丽丽的柜台那儿。一对年轻人。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男得长得黑，显成熟。袁丽萍工作不久，特别爱看人。有时自己都不知道冒犯了别人。只是习惯。女孩子要她把左手边上白底绿叶包装的护手霜拿出来，袁丽萍拧开，朝女孩手上挤一点。女孩立马把手闪开了。她说，给他用的。那男孩腼腆地笑笑，伸出一双手。真是一双手？真是手。只是不像他这个年纪的。皮糙肉厚。皴裂的表皮纹理一道道车辙也似嵌在上头。像有一把犁车犁了岁月款款。满目都是交错的裂痕。指甲还脏。有黄泥。小学生涂完颜料没洗净一样。他只说，做雕塑的。难看了。原来如此。本来只挤一点的，有意多挤出了一截。嘴里说，这个保湿效果好，像你这样的，能用。边说边把东西涂匀在他的手背。而且吸收快。你往后洗完手就用，能改善很多。听袁丽萍说完，女孩问，怎么样？

你觉得好就好。

是你用又不是我用，你觉得呀。哪能老听我。

我觉得好。蛮好。

那就这个了。你等等，我看看那儿。

蹦蹦跳跳着去了袁丽萍的柜台。袁丽萍把手上残余的膏体往男生手心抹去——好糙啊。她忍不住抬头看他一眼。这样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学生模样的人，真的只有二十几岁吗。这双手，明明就是石头一样的质感。暗自惊讶，她立马招呼女孩去了。



女孩像只蝴蝶。在红艳艳的丛林上栖息了一阵又飞到对头卖香水的地方。男孩还在原地抚摸自己的手掌。她弯腰从底下拿出一盒新的来。整理样品的时候无意问他，你给人家做塑像的？

没有。是 M 大三年级雕塑系的学生。这是专业。不过也揽活。

雕塑……这么说是学美术的？

嗯。

哎，真好。有气质。艺术生多棒。

脏。累。生活费都是自己给别人做雕塑赚来的。家里一学期给不了多少。不做就没饭吃了。

这样。袁丽萍还没意识到，他们的交流慢慢变成了一场拉家常似地对话。可能因为她真的说话太少，莉莉走了，说起来也更自在吧。都是路人，过去就不认识了。

都辛苦。你这样挺好。自力更生。

你也一样啊。男生笑笑。我觉得你比我小。

准了。我要读书，今年大二。

我显得老吧。她总是这么说。

她吗？回头看一眼在远处闲逛的女孩，袁丽萍接应：那她跟你在一起该挺有安全感。

一点不安全。他笑了笑，她常要我陪她出来。我没时间。我通宵做东西的。要货的总是看重时间。慢不来。一慢以后就没活了。早上就没办法上课，窝在床上睡觉，她叫我总叫不应。以前老吵架。现在好多了。今天难得出来一起逛。

那她对你真好。给你买护手霜。

他不说话了。双手抹得差不多了，低头看，比之前温润许多。女孩还没有过来的意思。也奇怪，不是难得一起出来吗？袁丽萍顺势跟他说起自己。真是陌生为客。一回头就不相识，说起来无拘无束。

她是这样的人：有话不愿说。很多话都不说。比如，为什么这样？可不可以？我不要。我不想。胃把语言都消化了。可以算作内向。但给人的印象就是：显得愚昧。所以自小到大成绩都不好。成绩不好的，往往情商高。杨一天就是这样。她不是。她是双低。自己似乎也明白。所以常觉得自卑。不如人的地方太多，不值得欣赏，不值得关注，没资格往镜子前站。直到喜欢上杨一天。也是长得好。长得好就是资本。真是资本。不然只是住一条街的，干嘛每晚放了学，一定要等他从教室出来，自己再偷偷摸摸跟着走在后头。跟了初中三年。跟成了习惯。那一日，他走前头，她跟后头，慢慢悠悠尾随。冷不丁他停下来，她还没反应呢，

他就回过身朝自己跑。其实，只是朝自己的方向跑。他不认识她。不过，他还是在她面前停下了，问：“哎，同学，你好像也是三中的是不是？我见过你。”

居然对我有印象。

点点头，他又说，你也住这里吗？点点头。那你……带数学书了没？点点头。哎呀太好了，我数学书忘带了。还想跑回去拿呢。不过太远。你的书能不能现在借我看看？我把题目抄一下。

有些惊慌地把书翻出来。他蹲下身子摊开纸，写的字也歪歪扭扭。她就说，你借去吧。我不用。他问，你不用做作业？点点头。他疑惑。想了想，说要不你告诉我住哪里，我等下过来还你吧。

这也好，还能见第二次。这成了头一回跟偷偷摸摸尾随的人一起并肩的经历。天气特别好。路一下子就短了。到了门口，他说好嘞，我用完了来给你。原来我俩住得很近啊！我家在那——手指过去——她心想，早知道了。

女孩过来了。手里提着一只小的礼品袋，也不知她买了什么。她拍拍男孩肩膀，递给袁丽萍那支护手霜的小票，说走了。袁丽萍注意到他们离开的时候，女孩的手是环在男生的臂膀上的。他们没有牵手。这也正常吧。不过她仍蓦地觉得那男孩的手有些寂寥。

那个傍晚就此变得与众不同。心里暖暖，盛开了花。笑意盈盈进家门。迎接她的是一声低低幽幽的哭泣。

她忽然意识到，什么叫好景不长。

爸妈僵持在客厅。客厅本来就小，两个人僵在那儿，整个屋子更有压迫感。被什么东西填满了，进也进不去。看到爸站在那儿，妈趴在那儿。是妈在哭。边哭边说，女儿才多大，你真舍得啊你，真想不到你是这种家伙……

吓坏了。头一回见大人哭。不知为何。慌慌张张躲进卫生间。进去的时候出了意外。门口横着拖把。没留神一脚被那木柄绊倒。响声很大，噗通一声，爸妈都没过来。只好自己病怏怏地爬起来。头磕着了脸盆，塑料脸盆本来就脆，直接压碎了。嘴唇边上被划开了口。这一跤摔得够严重。往镜子前一照，嘴巴红得夺目。从来没有过的红。鲜艳地扎眼。

她又忽然神经质般领悟，什么叫因祸得福。

从前有过这样的经历：看妈涂口红，来回抹两下，扁扁嘴，叫化妆。这下，自己也是了。虽然疼，但是美。十几岁的小女孩要的无非是这个。很多东西她得不到。比如漂亮衣服，漂亮脸蛋，好成绩，结果有一天，意外发现其中某些东西可以自己生产，自给自足，简直像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庆幸极了。她整理一下自己，觑着眼看镜子。镜中的女孩，鼻子有点塌，额头整个儿亮在上面，一座山